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奧運如何走到今天

轉眼間，還有幾天就踏入2024年，又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新開始，關心體育的朋友卻有點擔憂，因為香港目前仍未有電視台宣布購買半年後的巴黎奧運版權，香港觀眾會否沒有奧運聯，不能安於家中從電視支持香港運動員比賽呢？難道是因為國際奧委會（IOC）版權費是天文數字，以致沒有電視台負擔得起？雖然版權費多少是按市場價格而定，但畢竟電視轉播版權費是IOC重要收入來源，佔IOC全部收入的74%，因此價格總不會太低。不過個人覺得香港觀眾應該能收到奧運的，但是否所有香港隊的比賽片段全都可睇到呢？那就要靠電視台怎樣安排。

回顧奧運電視訊號製作的需要很大成本。「Host Broadcast」這個英文名稱第一次出現是在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在這之前奧運會雖然有電視製作拍攝各項目，但全是主辦城市等電視台攝製，資源有限，未必所有項目也能拍攝，因此世界各地電視台要轉播奧運會，就必須想辦法派一支或更多轉播團隊去到奧運當地進行製作，才能即時傳送訊號回自己地方直播。上個世紀，電視及衛星剛剛起步不久，當時1984年亞洲廣播聯盟每天只得兩個頻道把訊號傳回香港，香港做中心照顧整個亞洲區轉播奧運，最記

得是中國對美國爭奪女排之戰，在美國國際廣播中心，要像打架才爭取到衛星直播中國女排奪金牌。

這屆的洛杉磯奧運已經是電視轉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美國廣播公司（ABC）負責製作洛杉磯奧運所有項目比賽國際訊號，成為第一個Host Broadcaster主廣播商，並把比賽訊號傳送給全世界156個國家及地區，當時有25億人透過電視收看洛杉磯奧運，利用這個模式並收電視轉播版權費，達到2.87億美元，結束了過往奧運虧本的情況；雖然如此，其他國家電視台覺得美國電視台太過偏幫拍攝美國運動員比賽為主，所以其後各國希望組織一個國際團隊負責製作奧運公共訊號，到2001年國際奧委會成立奧運會永久性主轉播機構 Olympic Broadcasting Services，亦即是奧運製作團隊OBS，召集世界各項運動專長製作團隊協助製作，例如：今屆巴黎奧運，中央電視台負責體操、羽毛球、乒乓球、攀石等；美國負責籃球；法國負責足球、網球；芬蘭負責田徑；英國負責馬術；日本負責柔道等等。奧運通常要製作約7,000小時比賽，自然需要很大的成本，而且每一屆製作也追求比上一屆好，成本每年都在提高。

在這只能介紹一點點的OBS，如果要介紹奧運會整個製作，相信要開一門學科。



方寸不亂 方芳

好說話 好服務

家中4歲小朋友會主動跟鄰居打招呼，又會指揮腴腆的小姐姐與他同步，拉着小姐姐的衣服說：「這是禮貌呀……」更開心的是，小朋友把「唔該」和「多謝」掛在口邊，送他吃的，他會說「唔該」，管理員幫忙開門，他也會說「多謝」，雖然小孩子混淆了用詞意思，但禮多人不怪，天真有禮的孩子，還是討人喜歡的。在成年人的世界裏，這些本來掛在嘴邊的「好說話」，曾幾何時好像消失了，笑容也吝嗇了？

聖誕假期本港整體零售生意一般，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倡議，政府舉辦多項活動，業界提供多項優惠，加強服務文化，多展現笑容，多講「唔該」、「多謝」、「歡迎」，讓市民樂意留港消費，也讓來港遊客留下好印象。我以為，其中「加強服務文化」至為重要，讓顧客有高質素的服務體驗，包括軟件和硬件，才能支持高消費。香港是高消費城市，遊客都習慣付出較高價錢，如果「質」做得不好，政府多辦什麼活動，業界提供再多的優惠，也是無濟於事。

冬至假期，到尖沙咀星光大道的高檔商場，會合內地朋友，朋友指明想到該商場走走看看，商場內中式餐廳不多，扶手電梯旁剛巧有個點心小店，座位並不寬敞，裝修還算精緻。坐下點了食物，驚見天花冷氣槽滴水到桌面，幸好食物未到，向服務員投訴，有沒有其他座位可換，服務員見怪不怪，熟練地提議我們坐側一點「避水」，這樣的感覺與坐街邊大排檔沒有兩樣，小店與高檔商場的格調完全格格不入，遊客慕商場之名而來，食肆的硬件如此不堪，直接影響了商場的形象，遊客也是印象分大減。

零售服務業界，與其埋怨港人北上消費成風，又坐等政府打救，為何不從自己做起？世界潮流追逐外在的東西，多於追求內在的質素。「最大」、「最新」、「最高」、「最快」、「最多」……都不及「最貼心」、「最細緻」的服務。



書聲蘭語 廖書蘭

那一聲鳴笛的聯想

自2014年開始，每逢12月13日是國家公祭日，全國上下都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悼念儀式；朋友適時在南京，傳來一段自拍影片，只見全市人民靜立，低頭默哀1分鐘，那鳴笛聲顯得肅穆而淒厲，貫徹雲霄，至今在我心頭縈繞不散，思緒飛向了遠方，那一段幾乎亡國亡種的中國遭日本侵略的歲月。

是的，何止是南京，中華大地處處都曾遭日軍的鐵蹄踐踏。

11月24日離我們而去的師母（余光中的妻子，范我存女士），曾經跟我說：「我們家為逃避日軍，沿着長江逃難到四川重慶，一路走一路扔擲東西，眼白白地看着很有價值的財物，帶着走，會拖累行程，只好沿路扔！好不容易到了四川重慶，天天躲空襲警報，等到日軍的飛機遠去，就看見一堆堆被燒焦的發黑的屍體……」這裏指的是重慶。余光中老師也曾說過，他小時候在南京為了躲避日軍，與母親在無處可躲藏的情況下，躲在廟裏神龕下，聽到日軍的長靴在神龕前踱來踱去，八九歲的他心緊張得快要跳了出來！而我又想起東北的

黑龍江，我曾經參觀「東寧要塞」遺址，日本關東軍自1934年起誘騙約20萬（有說320萬）中國百姓，去挖空外表看起來鬱鬱蔥蔥的大山，實則大山深處有隧道縱橫交錯，上下連通，建有指揮所、醫療所、無線電室、鐵車庫房、升降井、排水溝、蓄水池、暖氣管道、貯糧倉庫、彈藥庫、電機房、兵舍、火力發射點、防毒氣的雙層隔離等設施，山洞隧道裏有鐵軌，聯通黑龍江省的各座大山、近5,000公里的邊境地帶，不愧稱為「東方馬其諾防線」，這項秘密地下軍事要塞工程着實令人嘆為觀止，堪稱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要塞。但我們參與此項工程的同胞下場如何？令人髮指的結果是，工程完工以後，日本關東軍將這些還沒有累死、病死、餓死的中國勞工，扔進一間封閉的空間讓狼狗咬死。

牡丹江邊，有八女投江群雕像：1938年，有8位女戰士與日軍作戰，彈盡援絕時，為了不想被日軍蹂躪，相繼投入牡丹江自盡，以保持清白之身。

1935年哈爾濱的「731部隊」，1941年至1945年的廣州南石頭大屠殺，是「8604部隊」誘騙驅趕超過十萬港人到廣州關在收容所作活人體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的。

1931年至1945年日軍侵我中華的種種暴行，所犯下的滔天罪孽，這一頁的歷史很難翻得過去，對中國所造成的傷害，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2010年10月27日廖書蘭參觀東寧要塞後，淚流滿面站在山洞口。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全年無休的「聖誕老人」

有人說，進入社會工作的女性經濟獨立之後，十個有九個都是購物狂。

男士們有沒有購物狂呢？有個A太太說，她先生就是另類購物狂，他跟她女士們有所不同的是，並非因為自己喜歡擁有，而是看到某物，想到某個朋友可能喜歡或者需要，他就買來送給那個朋友；正確點說，他是送禮狂，而且不是為任何節日而送禮，只是興到而送，也不一定什麼大禮，也包括一些玩意小禮物之類。

好比有次陶瓷店裏的奔馬，他看着有趣，想起有個喜歡賽馬的朋友就買來送給他；有個朋友生肖屬豬，玩具店裏豬八戒的臉譜有趣，就買來給那個朋友開個玩笑，朋友笑了，他就樂不可支。

每次太太陪他出席朋友茶會，總見他帶來好些東西，給某甲和某乙，在朋友圈裏原來早有個綽號是「聖誕老人」，他圓圓胖胖那張臉，也的確看上去慈祥可愛，朋友這樣叫他，他也帶羞不好意思地微笑，只要朋友讚賞他送來的禮物，他就喜形於色，開心到不得了。

如果朋友對這份禮物沒什麼表示時，他孩子氣般失落的表情就上臉了，有次買了某某著名畫家的大型畫冊送給同是畫家的一個朋友，朋友說他最不喜歡這個畫家，A先生幾乎像給打臉般抬不起頭；又一次他聽朋友說他一個人患了某病，就買來醫治某病的成藥給朋友的家人，朋友說家人吃過這藥一點功效都沒有，他便良心受責一樣難過一段日子。

有次看到鄰居兩個孩子手持竹枝對打，即時買了兩把玩具劍子給這兩個孩子，第二天其中一個孩子的母親上門投訴，說孩子給劍刺花了臉。

A太太說每次跟先生外出，什麼他看上的女性用品和衣物，都提議買給她，從來不施脂粉衣著樸素的太太不如他願時，就埋怨她瞧不起。A太太說他丈夫要是億萬富豪，嫁她的女人就幸福了，可惜她就無福消受。

有人說，進入社會工作的女性經濟獨立之後，十個有九個都是購物狂。

男士們有沒有購物狂呢？有個A太太說，她先生就是另類購物狂，他跟她女士們有所不同的是，並非因為自己喜歡擁有，而是看到某物，想到某個朋友可能喜歡或者需要，他就買來送給那個朋友；正確點說，他是送禮狂，而且不是為任何節日而送禮，只是興到而送，也不一定什麼大禮，也包括一些玩意小禮物之類。

好比有次陶瓷店裏的奔馬，他看着有趣，想起有個喜歡賽馬的朋友就買來送給他；有個朋友生肖屬豬，玩具店裏豬八戒的臉譜有趣，就買來給那個朋友開個玩笑，朋友笑了，他就樂不可支。

每次太太陪他出席朋友茶會，總見他帶來好些東西，給某甲和某乙，在朋友圈裏原來早有個綽號是「聖誕老人」，他圓圓胖胖那張臉，也的確看上去慈祥可愛，朋友這樣叫他，他也帶羞不好意思地微笑，只要朋友讚賞他送來的禮物，他就喜形於色，開心到不得了。

如果朋友對這份禮物沒什麼表示時，他孩子氣般失落的表情就上臉了，有次買了某某著名畫家的大型畫冊送給同是畫家的一個朋友，朋友說他最不喜歡這個畫家，A先生幾乎像給打臉般抬不起頭；又一次他聽朋友說他一個人患了某病，就買來醫治某病的成藥給朋友的家人，朋友說家人吃過這藥一點功效都沒有，他便良心受責一樣難過一段日子。

有次看到鄰居兩個孩子手持竹枝對打，即時買了兩把玩具劍子給這兩個孩子，第二天其中一個孩子的母親上門投訴，說孩子給劍刺花了臉。

A太太說每次跟先生外出，什麼他看上的女性用品和衣物，都提議買給她，從來不施脂粉衣著樸素的太太不如他願時，就埋怨她瞧不起。A太太說他丈夫要是億萬富豪，嫁她的女人就幸福了，可惜她就無福消受。



◆樂受禮者之樂而樂。作者供圖



胡野秋

有一種雨叫西雅圖的雨

西雅圖的別稱是「雨城」，可見雨是城市的主宰。前幾次來，都是小住，又不在雨季，只感受到通透澄澈的陽光，甚至懷疑這個別稱是否名實相副。今年春節後一直住到現在，大致經歷了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算是對西雅圖的雨有了一個切身的體味，竟漸漸迷戀上西雅圖的雨，這與不少人視為畏途的感覺有所不同。

說起來，我居住的城市大都與雨關係密切。我的家鄉安徽蕪湖，在長江的南岸，典型的杏花春雨江南，每年都會有綿綿不絕的雨水傾瀉，尤其是進入黃梅天，老天像漏了一樣，從早到晚下得天昏地暗，那時候頗討厭下雨。

後來讀書了，喜歡文學，讀到唐詩宋詞，意外發現在那些傳世詩篇中，寫雨水的詩句竟大大超過寫晴日的，而且寫雨水的句子也大都是褒揚的，寫太陽的句子卻大都是貶損的，我不知道這是否算獨家發現。諸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等等，都透着不經意的讚賞。但寫到日頭與陽光，便大抵沒什麼好聲氣，都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類，怨氣從字縫裏溢出來。再讀到戴望舒的《雨巷》時，便徹底地成了雨神的崇拜者，對雨也就由厭生愛，一到下雨天，便迫不及待地打着傘，在城裏的小巷四處亂逛，我們稱之為「踩水花」，只是從不曾遇見丁

香一樣結着愁怨的姑娘。

做記者的那些年，曾經遇上九一華東大水，我天天泡在水災前線，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那時方體會到水的強大與恐怖。但也因禍得福，水災的採訪稿讓我得了「中國新聞獎」，有同事和我開玩笑說，你的這個獎牌濕漉漉的。

此後我的人生之錨落在南粵深圳，這又是一個雨水充沛的城市，雨水既多又壯，尤其是每年一個接一個的颶風來襲，總有那麼幾天，人們足不出戶，看狂風裹着豪雨，在城市四處橫衝直撞，我曾站在國貿頂樓，看着樓下街邊停着的小轎車被颶風掀得在地上翻滾，像電影特效，卻眼見為實。而且每年深圳都會有那麼十來天的「回南天」，全城成為桑拿房，外面竟日下大雨，家裏四壁掛水珠，被子都能擰出水來。此時便又對水生出生怨懟。所以，我對西雅圖的雨，是有心理準備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西雅圖的雨竟然與其他所有城市的雨都不同，各方面都大大的不同。我只能稱其為「西雅圖的雨」。

西雅圖下雨的時候，幾乎看不到人打傘，這與我的想像大相逕庭，我曾預計在西雅圖的雨天中，一定會是一片像潮水那樣爭奇鬥艷的「傘海」，但奇怪的是，大多數人都在雨中無遮擋漫步，他們繼續按照自己的節奏有條不紊地走着，最多會把連帽衫的帽子拉起來蓋住頭。間或看見幾個小跑着的人，也都是年輕人，其實他們晴天也會這麼跑，渾身的能量亟需釋放。偶爾有幾個打着傘的人零星穿過，西雅圖人會告訴你，那些基本上都是外地遊客。這一點正合

我意，我在深圳永遠改不掉的毛病就是丟傘，而且走哪丟哪，屢教不改，30年中丟掉的傘估計能開個傘店了。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簡單，西雅圖的雨雖然多，但大多數都是毛毛雨，或者叫微雨。因為身處奧林匹克山脈的背風坡，又在太平洋的東岸，居於普吉特海灣與華盛頓湖之間，所以西雅圖的氣候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溫和濕潤，雖然雨季較長，從每年的10月開始到第二年的5月結束，但是年降水量還不到1,000毫米，相當於深圳的一半。所以它是把一年的雨水拉長了，均勻地分配在了長達8個月的時間裏而已。在雨季，這些雨絲不溫不火地從天上飄灑下來，浸潤着地上行走的人，讓他們也變得從容起來，從西雅圖人在雨中閒庭信步的狀態看，不能不說這座城市的性格是雨鍛造出來的。

西雅圖的雨還催生了它的另一個別稱「翡翠之城」，這座城市從空中看，相當於建在7座山丘上，躺在廣袤的森林懷抱中，城市和小區分散在高大而濃密的常綠喬木之間，正是因為豐沛的雨水才使得森林越發茂盛，奧林匹克山等3大國家森林公園裏的植物多得讓植物學家吃驚。雷尼爾雪山是美國最高的火山，山頂終年積雪，所以即使在夏天仍然可以去滑雪。

雨水是西雅圖的靈魂。很多年前看電影《緣份的天空》時，就對那一場接一場的雨印象深刻，後來的國產片《北京遇上西雅圖》再次拉近了距離。這幾部與西雅圖有關的電影，反覆在愛情和雨之間跳動，愛情和雨結合成了浪漫。所以我認為，有一種雨叫西雅圖的雨。



大地遊走 魏有花

元旦又憶賀年片

轉眼又到新年元旦了，每當此時，我又會想起過去那些元旦郵寄賀年片的溫暖歲月。

在我小時候，每到陽曆新年，家裏都會收到一些賀年片。那時的賀年片是一種傳統的祈福方式，用來表達對親朋好友的美好祝願。這些賀年片不僅是一種禮物，更是一種傳遞情感的媒介，讓人們在新年之際感受到親情和友情的溫暖。

那時的賀年片以紙質為主，封面上常常繪有精美的圖案，如春聯、花鳥、兒童等。其中最常見的就是用紅色作為主色調，因為紅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徵着吉祥和幸福。賀年片的封面上還常常印有金色的字體，如「新年快樂」、「恭喜發財」等，寓意着對受贈者的美好祝願。打開賀年片，裏面會有一段簡短的祝福語，或者是一首吉祥的詩句。這些祝福語和詩句都是用精美的字體書寫，讓人一目了然。有些賀年片還會附上一些小禮物，如紅包、小玩具等，增加了賀年片的趣味性和收藏價值。

學生時期，新年送賀年片是最多的時候。記得上小學時，我和同學們總是熱衷於購買各種賀年片，然後在上面寫上自己的祝福。

到了讀高中時，我收到和寄出的賀

年片就更多了。這個時候，我的小學和初中同學已經分布在縣城的各個學校了，那時，為了給同學買賀年片，我幾乎是省吃儉用地節省生活費。到了元旦前夕，每天晚上我都要挖空心思地寫着祝福語，而後拿着一沓賀年片去往郵局。想像着好友收到卡片時的驚喜，自己也無比開心。當時，為了製作特別的賀年片，我特地學習了剪紙技巧，剪出了一個個精美的圖案。同學們收到後都讚不絕口，那一刻，我感到了努力和付出的甜蜜。

後來我參加了工作，依然熱衷於賀年片祝福。無論同學朋友多久未見，只要到了元旦，收到那張薄薄的賀年片，我都會感受到親朋好友對我的關心和祝福。即使不能親自見面，但通過賀年片的傳遞，也能感受到他們的思念，這種溫暖的感觸，覺讓人倍感幸福。隨着時間的推移，賀年片的形式和內容也在不斷地變化。現在，人們更多地使用電子賀卡和社交媒體來傳遞祝福，但我還是更喜歡傳統的紙質賀年片。因為紙質賀年片更有觸感和溫度，能夠讓人用心去感受祝福的真正意義。

如今，我依然珍藏着那些年收到的賀年片。每當我翻看這些賀年片，我都會回想起那時的美好時光，回味着親朋好友之間的情誼。



琴台客聚 伍采果

老有所依

我家父輩多是軍人，伯父、父親與舅父都是鐵道兵，伯父和父親很早就轉業到鐵路部門工作，舅父則轉至總後勤部終身服役至病逝。

表姑父王凱亦是直到離休後才離開部隊，留在了部隊所在地的深圳養老。姑父是個生得俊朗又很威風的東北漢子，早年在槍林彈雨中穿行，半生戎馬，九死一生，在戰場上也曾是一名能打能殺的猛將，即便到了耄耋之年，說話也還是高聲大氣，常常令得與他初識的人不寒而慄。只是，誰都想不到這樣的他會患上俗稱老人癡呆症的阿茲海默症。

患了阿茲海默症的姑父一開始只是有些糊塗，對家人和朋友時而會忘記，時而又能記起來，還能正常地與人應對，後來漸漸地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認得了，這就苦了我哥偉濤。姑父的記憶有時會回到多年前的戰場上去，連睡覺懷裏都抱着菜刀，受到驚嚇的時候會本能地傷害別人來保護自己，誰也想不到已是耄耋的老人會有那麼大的力氣，不說

做慣體力活的保姆，即使是我哥那樣高大的個頭，在照顧他的過程中也難免會被誤傷。

姑父一生清廉，也從不縱容自己的孩子不循正道做事賺錢，他說自己「半夜聽到警車開過時都可以安穩地睡覺」，因此，直至他因病失智時還住在當年單位分配的老房子裏。老房子在市中心，喧鬧擁擠，空氣自然好不到哪裏去，我哥便將他接到離深圳不遠的惠州鄉下別墅。這一住就是5年。

我嫂蔚琳向來有着未雨綢繆的智慧，她做了多年的心理教育和社會工作，早早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養老社工，她的專業知識在照顧自家老人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幾年裏，請的保姆只能替我嫂分擔家務，他們則是夫妻同心，不分晝夜地照顧姑父，除了要忍受老人神志不清時的暴力，還要在她安靜的時候，像照顧無知的幼兒一般，餵他吃飯，帶他在花園裏散步，做一些諸如算數、辨認顏色的小遊戲……姑父患阿茲海默症8年，在他離世之前，一直是個乾乾淨淨的、看上去精神矍鑠

的老頭兒，甚至面目也比從前要慈祥許多。

有人說我嫂對姑父的照顧創造了一個醫學奇跡。然而，別人卻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感同身受地體會8年如一日地貼身照顧失智老人的種種辛酸，以及他們在其中投入的人力、精力與財力。姑父離世之後，我哥身心崩潰，結結實實地病了一年才恢復過來。畢竟，送走父親，他自己也是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恢復如初的我哥並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裏，初老的他老有所為，把原本要作為工作室的大房子騰出來，再一次夫妻同心，在我嫂的協助下與社工機構共同打造了榕城為老服務社群體驗館，亦因自己走過那段艱難的養老路，他們用半公益的形式給那些家有老人的個人和從事養老服務的單位授課，用自己的經歷和經驗去幫助更多的人更好地面對老人，面對「養老」這個在我們的人生中不能避免的課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生命的旅程中走向老去，我們最後能做的，只是在老去的時候，有所為，有所依。